

《啄木鸟》新千年最佳侦探推理小说

饮鸩情人节



《鸟》新千年最佳侦探推理小说

饮鸩情人节

群众出版社

二〇〇三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饮鸩情人节:《啄木鸟》新千年最佳侦探推理小说/
莫怀威等著.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3.2

ISBN 7—5014—2857—3

I. 饮… II. 莫…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03030 号

饮鸩情人节——《啄木鸟》新千年最佳侦探推理小说

责任编辑 / 张小红

技术设计 / 祝燕君

出版发行 / 群众出版社 电话: (010) 67633344 转

社 址 /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网 址 / www.qzcbbs.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北京京安印刷厂

850×1168 毫米 32 开 16.25 印张 384 千字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册

ISBN 7—5014—2857—3/I·1204

定价: 26.00 元

目录

饮鸩情人节 莫怀威 (1)

他其实又非常爱这个女人，他不愿意任何别的男人得到她。如果龙先生得到了南向东，他就输给了金钱，如果管局长得到，他就输给了魅力。

投毒者——黑脸办案 一 合 (61)

那里很乱，人们出出进进的，脸上带着恐怖。虽然到这时只死了一个木匠，但还有很多吃面条的人不知是死是活……

第六个角度 傅 恒 (90)

那个女人真的很漂亮，从头到脚线条分明，该凸的凸，该凹的凹，一点儿不含糊，在涌动如潮的人流中异常醒目。私家侦探何招展跟踪她不容易失去目标。

小兵破案 孙春平 (124)

姚小兵铐佟卫东时，锃亮的手铐本已铐住了佟卫东的双腕，姚小兵还用力地拍了拍，又拍了拍。

密室谋杀 (香港) 郑炳南 (169)

赵龚玉那一句“谁让洪哥今天死了，我明天上门找谁”的宣言使凶手产生无限的幻想，萌生杀机。

2 《啄木鸟》新千年最佳侦探推理小说选

玫瑰事件簿（外一篇）……………（香港）青谷彦（187）

少女送上一包用花纸包裹得很好的玫瑰花。“郭先生，有人托我送给你一包玫瑰——”郭章明接过玫瑰花，事情就是这时候发生的——

被监听的女经理……………莫怀戚（200）

从这事看，那男人尽管生活在美国，却一直是个旧人；蔚小姐一直在中国，却已经是个新人了。时代啊！时代啊！

解救行动……………聂鑫森（224）

狄锋一步步往后退。他知道由于过度的紧张，马玉兰确实神志有些失常，一旦不慎，完全会造成难以想像的恶性事件。他们面对的是一个要解救的女人，而不是一个歹徒。

间谍……………阿成（240）

老贾媳妇娜佳，一直在旁边笑咪咪地看着。在阳光的照耀下，她真是太白了。看她那个沉着劲儿，我觉得她倒像个间谍。

窥视……………野莽（251）

蒋小龙其实这才明白，她说他偷看了她的胸。我根本就没看你那里，他愤怒地大声抗议着，我看的是你手里的书，那本金庸的小说。

蹲坑……………石钟山（263）

老洪抬起头就看见了一张脸，那脸孔很硬派，典型的北方人的脸，老洪愿意看这样的脸，凭经验，这样一张脸的人，办事说话不会拖泥带水。

业余侦探 姜贻斌 (268)

大雨是这样想的，公安人员破获不了的案件，并不等于业余侦探破获不了，书上不是有过很多这样的事例吗？

凶手 阿 真 (285)

他一个人在孤寂中走着，内心一点点地蕴积着对林玉珊的反感。这女人对侄女林冰冰的死似乎毫不在意，脸上看不到半点痛苦的神色，而且，她讨厌警方调查林冰冰的死因，也是显而易见的。

彩票之谜 陈语迟 (359)

杀人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受害者是谁，甚至连凶手也不知道。就像彩票一样。谁会中奖？买彩票的不知道，卖彩票的也不知道。只有老天爷知道。

致命游戏 宋毓建 (406)

当看见那个警察站在我的门外时，我立刻意识到自己犯了个错误：这家伙可能并不像我认为的那么蠢！否则，他来我这儿干吗？

蝎毒 师承燕 (417)

他和郭先生都认为寻花问柳是一种道行，道行浅的不过是满足粗俗的肉欲冲动，他们刻意追求的是那种回味无穷，津津乐道的精神快感。

假手神明 莫怀戚 (444)

咨询：跟丈夫，还是跟情人？结果是一个然诺的故事。每个人最终都得然诺的——不愿主动然诺，就得被动地然诺。

· 莫怀戚 ·

饮鸩情人节

这天一大早，一位交了班的出租车司机在回家的路上，在低头打一个大大的哈欠时看见高高的堡坎下面躺着一个人。

他停下来，左一看，右一看，料定那人凶多吉少：他全身已给细如棉纱的霏霏小雨湿透，说明躺在那里已经很久了。

这是个细心的司机。第一，他不愿成为第一发现者，从而沾惹嫌疑，第二，他认为那人不是此处居民——此处居民都很熟悉地形，不会摔到那里去。那家伙说不定是个吃“粉儿”（吸毒）的小偷，在漆黑的雨夜里爬别人的阳台……司机很笃定地回了家，给 110 打了电话。

但司机错了。死者就是本地居民，而且是市里的一位处长，位不高，权却重，姓丛，42 岁；他不是从“别人的阳台上”摔下来的，他就是从路边摔下去的。

没法。在这座巨大的山城里就有这么多全国罕见的地貌——堡坎。而且随着住宅开发区的扩大，堡坎越来越多，一般说来，修得也越来越精致，远望如西安城墙，近看如玉石浮雕。

2 《啄木鸟》新千年最佳侦探推理小说选

但是，这种情况也能常见：在堡坎上的某一处，没有石护栏。原因很多。例如那一处不必修建，因为行人实在没有必要去到那里；例如本来是有的，但给弄垮了一截，一时又不知该让谁来修补。

丛处长先被送进医院进行了死亡鉴定，然后就进了火葬场的太平间。

一般的说法是：他在情人节的深夜饮酒太多，失足摔死。

具体情形应该是：酒醉厉害的他下了出租车，要步行一段才能进楼；他扶着右侧的石护栏慢慢走，但到了没有护栏这一段时他没能警觉，又没能站稳……就是这样。

有个警员说“死了都还满身酒气”，没有任何搏斗痕迹，随身带的皮包里外完好，兜里的现金也在。

为什么要将丛处长与情人节联系起来？因为他刚刚离了婚。因此群众的议论里自然少不了中国人惯有的一些内容。

但不管怎么说，单位已经在张罗告别仪式了。

《法制与生活》编辑部。女编辑安明和男编辑三空也在议论这件事。整个报社同丛处长熟得不能再熟，因为丛处长负责这个系统，说是顶头上司也不过分。

三十多岁还没结婚的三空是典型的“文化光棍”：品位太高，收入太低。他将现代女性已经看透，对独身状态心安理得。三十出头已经离婚的安明是典型的才女，她将现代男性也已看透，对再次嫁人没有兴趣。但这两人很合得来，可谓将性别忽略不计的密友，彼此的言行也少有禁忌。

安明说：“丛处长怎么将情人节过成了啤酒节？”

三空说：“哎嘿，我也觉得奇怪。来个假设吧！你我二人过情人节，怎样一个过法？”

“你打来邀请的电话。我说同我过可是白过哟，你要想

好!”

“我说如不能白过我还不赶呢!”三空很是不屑。

“我说那么好吧，去哪里？你说某某茶楼，台湾人开的，情调不错。”

“到时候我在茶楼门前恭候，拿着一枝红玫瑰。”三空站起来，像模像样地涎着脸。

“茶楼里灯光幽暗。我们的小桌上点着一截红烛。我们要了一壶碧螺春。”安明亦步亦趋。

“我知道你没吃晚饭，但并不问，只是根据你的喜好要了几样点心。我对你的了解是这般的入微，你不由含情脉脉地看着我。”

“滚你的吧，不要脸！我知道你是喜欢喝酒的，就说你为自己要一杯葡萄酒吧。考虑到你长期囊中羞涩，就吩咐来一杯长城干红。”

“我纠正说，要两杯。情人节怎么能独饮？”

“服务小姐送来了两杯酒。我们轻轻碰杯。你讨好地说妹妹我要爱你到永远。”

“他妈的！三空我从不海誓山盟。但我还是说了我们要共同珍惜这段缘分之类的话。”

……两人互相盯着。心里都有一句话没有说出来：猛吃海喝地过情人节是难以想像的事。

此时电话响了，是总编欧阳打来的，说丛处长前妻林老师约报社几位朋友喝茶。

“她还有心情喝茶？”安明有点不解。虽说已经离婚，死去的毕竟是孩子他爹呀！

“她有一些疑问要同我们谈……简单地说，她不相信丛处长是酒醉失足。”

一小时后，安明、三空和欧阳在茶楼见到了林老师。

林老师是大学教师，教外国文学。她出身书香，气质高

4 《啄木鸟》新千年最佳侦探推理小说选

贵，人显得很年轻，不像一个 12 岁孩子的母亲。

她与丛处长的离异，十分简单：丛处长坦陈爱上了一个女人，“实在难以自拔”；林老师说我理解你，成全你。就这么回事。

但丛处长获了自由后并没立刻同那个女人结婚，这当中似乎有难以逾越的障碍。但他既不说，她也不问，一切任其自然。

由于学校一时无法解决她的住房，大家还是住在一起。林老师非常大度，尽可能不让孩子有单亲家庭的感觉。

坐定以后，林老师说：“一起生活了十多年，我当然非常了解他。他是诗人，才华虽然平庸，诗人式的激情倒很丰富。但他性格内向，而且相当有自制力。”

她举例：有次参加一个上司母亲的生日宴，酒喝多了，加上有些感冒，丛处长完全醉了。“一上出租车他就睡着了。我打手机给邻居，请他一会儿到路口来接一下，我弄不动他。话才说了一句，他突然醒了，很清楚地说不用人，我完全能够走回去。说完又睡了过去。”

“车一停，不等我叫，他自己醒了，而且同平常一样付钱，什么加上过桥费该多少，找补多少，一点不差。当时我对他还有些钦佩。”

林老师推论：如有人送他回来，那么送他的人可能就是凶手；如是独自一人，他必须能向出租司机正常付钱，那么绝不可能不清醒到摔下堡坎。

“而且，更重要的是，就算感到——就像古典小说中写的，出了门，冷风一吹，酒往上涌，脚步踉跄，也该靠着左边的石壁，不该扶着右边的石栏。因为，事实上石壁离公路要近一些。”

丛处长的居所，是单位买下的商品房小区。对于那一带，报社的人大多很熟悉。安明和三空不由重重地点头。

的确，如果下了车，只需两三步，便可摸到左侧石壁；而右侧的石栏，要再走十多米才可碰到。

因此，就算没有想到前面有石栏的空缺危险，所谓隐患，舍近求远也是反常的。

欧阳问：“你的疑问，向公安局反映没有？”

“暂时没有。因为那样就显得很……正式，就是说，当成一个案子来对待了。那么我又缺乏证据。”

的确，要立案也得有证据。而林老师有的只是——分析。分析不能代替证据。

还有一点，林老师已不是死者的合法配偶。这不尴不尬的身份也使她有所顾虑。

所以，请政法系统办的报纸出面，将一切过渡一下，是聪明的举措。

丛处长老家在甘肃；此地没有另外的亲人，所以已然离异——确切地说是被他抛弃——的发妻责无旁贷地来为他善后……三个报人都有些感动。欧阳答应在立案之前请公安局的朋友以及本报社记者进行一些调查。

“报社这边，就交给你们俩了。”被称为老板的欧阳对安明和三空说。

现代记者，已经具有了侦查员的性质。在越发达的国家越是如此。而资深记者安明和三空着手此类事务也远非第一次。

出了茶楼，两人没有就上车，在滨江路上慢慢走。

正是嘉陵水瘦时。然而江中还是游走着晶莹的五彩。几座水上大酒楼首尾相衔，金碧辉煌，让远眺的人想像着里面的一掷千金。

一切说变就变，快得让人措手不及。

而一切的原因仅仅在于：欲望给激活了。

“嘉陵江中打鱼船，滨江路上奥拓车。”三空冷不丁说

6 《啄木鸟》新千年最佳侦探推理小说选

道，“我坚信丛处长若不是另求新欢，不会死于非命。”

“你认为这是一起情杀？”

“直觉吧。男人也是有直觉的。”

“不。其实还是有依据的。林老师说丛处长一直并未同那另外的女人结婚，似乎有难以逾越的障碍——这个就是依据。”

“不错，障碍就是依据。你想想，丛处长已经明告妻子，离婚以实现另外的结合，那么应该是已同新人达成协议，否则一个中年男人何故莽撞至此？”

“那么，最大的可能，是相约一起离婚，然而，那个女人没有办到。”安明说，“不是所有的婚都那么好离的。”

“嗯，于是，那个女人的丈夫应是最仇恨丛处长的人。要杀害丛处长，应该比较容易，比如，埋伏起来，当他路过那个缺口时，将他推下堡坎。”

安明点点头：“但是，如果遭遇埋伏，就算来不及搏斗，至少也是应该喊叫的呀！”

搬运尸体时，警方问了周围居民，没有任何人听到一点动静。

要想无声无息地杀害一个正值壮年的大汉，仅靠暴力显然不行。

那么，就得让他的身体处于非常软弱的状态，而且没法喊叫……想到这一层时，两人目光闪闪相击，迸出火花。

次日两人去见了刑侦处苏科长，提请尸检，目的：丛处长有没有被人用药物伤害？

例如：下毒。昨晚两人最后的思维就是归结至此。

苏科长也是《法制与生活》的老朋友了，还有一层，他的父亲，人称大叔的退休警官，一直被欧阳老板返聘在报社管理资料。

苏科长说：“应该。而且要落实头部的摔伤是否能够致

死。”

然而尸检报告让人失望：胃部容留物未发现毒物；头部摔伤能够致死。

只好将这个结果通知了林老师。

报社则接到区委电话通知：丛处长将于明天上午火化，届时举行告别仪式。

下午，报社做告别仪式的准备。欧阳亲自提笔书写挽联。这位老总书法底子没得说，伤脑筋的是措词。连“英年早逝”一类的话都不好说。

问颇有古学的三空，三空叹口气，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老总摇头：“等于没说。”

三空以指击桌，有顷，又说：“生能善待朋辈，死有灵魂安息。”

丛处长与下级及基层的关系倒还融洽。欧阳深深地呼吸着，说：“倒也讲了一句好实话。将就吧。”遂着了墨。正端详，电话响了。

是找安明。安明接电话，却是林老师，语气相当急迫。“我想来想去，”她说，“仍然觉得老丛的事不能就这么了了。你能不能马上到我家来？”

“有什么事？”

“有一些东西不好随便示人的，但我觉得应该让你看一看。看了怎么样，再商量。”

“好，我马上来。”安明放了电话。

到了林老师家，宾主坐定。林老师说了声“孩子在上”，便沉默了。安明感到了她的心中有事，也不催，只喝水等待。

半晌，林老师调整了过来，平静地说——

“老丛是西北人，农牧人后代，心实。他虽写诗，还是

8 《啄木鸟》新千年最佳侦探推理小说选

实。太实诗自然上不去，他不可能成为出色的诗人，倒是一旦有了什么念头，就很难丢开。

“所以，去年夏天，他很困难地告诉我，他不知咋的就爱上了一个女子，难以自拔了，我立刻说你要咋的都依你，我是孩儿他娘，你是孩儿他爹，我俩千万不要互相伤害。

“这种事我没有思想准备，但理解起来不困难。我教外国文学，出于知识更替的需要，很注意关注当代的外国文学，对人性人心的走势很了解。总之什么事长贮于心的时代正在过去，永恒二字正在成为历史，这个虽然残酷，也是必然，拉也拉不住的。

“但是，总之有些不甘，而且还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好奇心。于是，”说到此处这位副教授语多羞涩，面目尴尬，“……我悄悄雇了人，对他进行侦查。”

结果：“同丛处长相好的这个女人叫南向东，这名字很怪异，不伦不类，但人长得非常好。不能不承认，就连我见了也动心。而且还是位总经理，管理着北郊那个有名的蟠龙体育运动中心。”

“就是有高尔夫练习场的那个？”

“对。南向东是学英语的，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她今年32岁，已离婚，前夫现在美国，是她高年级的校友。她有一个女儿，六岁。这个蟠龙运动场，隶属于美国蟠龙集团，华人开办。”

原来“那个女人”乃自由之身，安明想，那么怎么还会有“难以逾越的障碍”？

似乎看透了安明的疑问，林老师说：“但是，在南向东和老丛之间，插着一个男人，就是老丛的朋友，不，应该说叫哥们儿，建材局的管局长，形成一个典型的，就像小说中的——三角。”

林老师拿出来一摞照片。安明瞄了一眼，就明白了这就

是那些“不可随便示人”的东西。

“这个女人就是南向东？”她问，得到回答，她不由赞叹，“太美丽了。超出我的想像！”

“说美丽就太简单了。我偷偷去看过她本人，觉得那是我所见过的最完美又最高级的女人。难怪老丛迫不及待地向我摊牌！”林老师掉下了眼泪。

这些照片可分两类：南向东与丛处长；南向东与管局长。

“管局长和老丛是大学同学。他是早就离了婚的。在他还是个副处长时他前妻趁自己还有最后一抹青春嫁给了一位成功的商人，将孩子也带走了。”建材局所辖企业大多亏损。

安明盯着照片上的三个“自由人”。很显然南向东——如老话所说脚踩两只船。

有这样的照片：南向东亲吻男人的脸颊。既有吻丛处长的，也有吻管局长的。

安明长叹一声：“这是一朵交际花。这种人是不应该结婚的，丛处长为她离什么婚！”

那么，这两个男人突然从哥们儿变成了情敌。安明想起早年看过的日本电影《生死恋》。女主角叫夏子。夏子让两个哥们儿变成了仇敌。但死去的是夏子自己。她死后情敌又还原成哥们儿，共撑一柄雨伞走出银幕。主演夏子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栗原小卷。

安明明白了：林老师怀疑管局长对丛处长下了手。但她这种怀疑不敢随便说出来。目前没有任何证据，而且管局长与林老师一向很是友好的。“如果人家是无辜的，以后我就无颜相见了。”林老师说，“但是，要让我将最大的疑点藏起来，我办不到。”

最大的疑点是：丛处长死去的那天晚上，很有可能是同管局长在一起的。

那天午后，丛处长离家去上班时给林老师打招呼，晚上要回来得晚一点，但肯定要回来，所以，不要闷门。

原来近日小偷活跃，竟然数次用钥匙开门入室，所以人们临睡只好上闩，那么晚归的人就得打门，惊扰四邻。

当时林老师打趣说就不要回来了吧，好好过个情人节。

丛处长淡淡地说我今天过的不是情人节，我今天过的是义士节。

林老师一时听得不甚清楚，就嘟哝了一句什么什么，艺术节？

丛处长就笑一笑说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医术，都不是，是义士。“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末了来一句荆轲刺秦王的豪言。

丛处长是诗人，语言自然有诗人式的难以捉摸，但他行事实实在，素来不屑虚晃一枪。

当然不知道他今晚究竟要做什么，但见他收拾东西时，将一个大哥的旧信封装了什么带走。林老师不经意地瞥了一眼那信封，见上面有个“管”字，知道那是管局长将什么东西拿给他时的物品袋。

共同生活了十多年，林老师了解他的许多习惯。譬如他喜欢用别人的包装盛东西给别人。这个大信封既是管局长的，那么当晚可能就是要去见管局长的。这两个男人既是哥们儿，此时要来解决情敌之间的事，用“义士”来说，也是说得过去的。

如果丛处长正常回来，林老师不会将这一切放在心上。但不幸出了这样的事，林老师自然要调动全部的细节回忆了。

推断：丛处长下班后同管局长见了面，有一些东西要交给对方，或者向对方出示；两人一起吃了饭，这期间关于共同爱着的女人南向东，自然有话要说。

那么分手之后丛处长出了事，管局长有无干系？

这种思考当然很有道理。但是，安明说：“前天你在茶楼约见我们时，为什么不告知这一切？”

林老师叹了口气：“我不想丢他们的丑。”

安明低下了头。真的，譬如丛处长，人既死，还揭短（给情敌害死可不是什么好听的事），真正难为在天之灵了。何况还要考虑到孩子将受到的影响。至于管局长，相信林老师决不希望他是凶手。

无论什么人，都害怕残酷。真相的残酷。

但是，第一次尸检没发现任何情况，林老师到底是不甘心，所以——

安明说：“你做得对。我立刻报告苏科长。”

第二次尸检及化验结果，惊出苏科长一身冷汗。

原来丛处长是死于毒杀：蕈。又叫毒蕈。属于生物毒药。毒蕈就是一种毒菌。

毒蕈致死有两个特点：一、服毒后一般不会立即发作，而是在两三天之后才能致死，但如果饮酒较多，尤其是持续饮酒，发作也会提前；二、不会出现在胃部容留物中，被吸收后随血液进入肝脏，以破坏肝脏致人死亡。（丛处长的肝脏已经萎缩得只有鸡蛋大小了。）

看来第一次尸检是被胃部容留物无毒和头部摔伤能够致死所迷惑。

第一步，弄清情人节的晚上丛处长到底是同谁在一起。

苏科长去到建材局，见到了管局长。一问，管局长立刻说：“整个晚上都同我在一起，直到午夜分手。”

“怎么会两个男人在一起过情人节呢？”苏科长笑咪咪地问。眼下对方仍然是位局长。

“我也这么问过他。他说谁规定今天非得过情人节了？我们也可以来个创新，过一个义士节嘛。”